

于 / 晴 / 作 / 品 / 集



他寻里梦

千百度



青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在梦里，她一次次遇见她的前世情郎。

在现实，她一遍遍寻找她的今生情爱。

“今生不逢时，来生必相聚。”

然而星换斗移，阴差阳错。

无奈今生不是前世，她终究未能……

序

——阡陌

于晴是近几年来台湾新崛起的纯情派女作家。她与席绢、林晓筠、沈亚，并称为台湾目下写作界的四小名旦，写作历史以林晓筠、沈亚为长，而轰动效应以席绢、于晴为最，在台湾、港澳及南洋地区有“于晴——席卷台港——席卷南洋”之说，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则以于晴是他们的当家花旦为荣。她至今为止一共写了二十四部纯情小说，而这二十四部作品在小小的台湾岛，在短短的六个月中竟一版再版达到七版五万册之数。以此一斑可见她的作品受欢迎程度。

于晴的作品在港台吸引的也多是青春少年。因为她的作品以纯情见长，以写美、写真、写善见长，作为一个九十年代的风华正茂的青年女作家，她以朴实无华、似行云流水的笔触，抒写九十年代台湾经济社会的生活现状。故事清奇多姿，语言俏皮活泼，人物极具九十年代世界青年的典型共性，极易唤起青春少年的共鸣。

青海人民出版社接受了阡陌的推荐，于今夏推出了于晴作品集。于晴才出道，她没有琼瑶那样优美的文笔，没有岑凯伦的诗情画意，没有姬小苔的曲折情节。在她笔下有的只是纯情绵绵，没有一丝邪念，在她笔下的一切由于纯情而变得那样美好，由于少女的婀娜而使生活变得那样甜美，处处充满了阳光和蜜。她的作品有一股清新的文风，一个个新鲜的生活层面，引导少男少女步入一个美妙无比的圣洁的天地。

于晴和她笔下的人物又将面对大家了。不管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希望大家喜欢，那也就不负阡陌向读者引进这位女作家的一番心意了。



1

太阳灼煦地折射在窗净透明的办公大楼里，而室内的气氛也恍若这大楼的磅礴，仿佛稍弄点声响便会使气氛爆破般的紧张！

室内只有四个人，而每个人的脸上都布凝着一丝愠色，好似在为下一句话深思熟虑。此时，背向阳光的陈端终也难耐静寂的首先投降：“我想，开门见山总比扭扭扑朔来的好，现在楚茜茜坚持这个剧本不给世雄演，我想你们最好放弃……”

性急的经纪人王言美不等他话毕已然倨傲的不屑：“陈端，用点大脑吧！世雄算是目前最红的偶像小生了，很多人抢着跟他签约都抢不到，现在是他给你们机会呀！楚茜茜算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写了几部畅销小说的作家而已，让世雄拍她的小说只会使她走红，钱赚得更多，竟会如此不知好歹！”

“如此可以的话，我早就会替世雄安排妥当，何必让你们大老远的登门拜访呢？而且你们应该也已听说想演钟玉郎的人实在不少，不只是世雄，连呈现退休状态的影帝田舜都为这部戏而宣告复出，他都如此奋而不懈，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再说，选角的事早在楚茜茜把剧本交给我的时候就





说好的，所以……”

陈端胆颤的道出苦衷，但石世雄一个俐落的眼神令他住了口。

“我并不介意和大家一起竞争，但为何独将我排拒于门外？”

“这……”陈端语塞。他也曾纳闷石世雄是否和楚茜茜有仇，否则为何楚茜茜听也不听的便拒绝？

“不如这样吧！三月八日做选角的工作，劳驾世雄也到现场去，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陈端将原先已准备好的剧本乘机推给他：“这是剧本，说实在的，我也只能做到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直接问她……”

“够了，我会照你的意思去找她的。”

王言美厌烦了他的推卸责任，打断他的话这后，在临去前给徐林使了个眼色，只见徐林立即站在陈端面前，用着不需恐吓便吓人的低沉口吻，道：“今天的事，不准宣扬，包括楚茜茜。”

陈端本想站起身送送他们，却没防备的被他吓坐回椅上，并且明白这将是风波的起端。而石世雄也在此时起了身，意外的向他行个绅士之礼：“Sorry！他们有时是很难控制的。”

陈端被这一烈一温的话语给吓愣的不知所措，只能目送他们离去。

在确定他们真的离去之后，他怀着临渊履冰的心情，拨了通电话警告楚茜茜，因为他们下一个要对付的人，一定是





她。

躲卧在铺着白被的床上。

楚茜茜正专心的看着“泪洒”。

这是她的第一部小说，却在成名后才公诸于世，跟着就有许多制作人追逐她的脚步，不计一切的想将它拍成电影。

其实“泪洒”本应不会如此轰动，但就因为石世雄的一句话：

“我要演钟玉郎的角色。”

之后，所有电影工作者便奔波在这场争夺的战场里。

但是，她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来研读，却找不到任何吸引石世雄非参演不可的理由，于是厌烦的将书合起来，脑筋一片空白的盯着天花板。就在那片空白里，她突然想起创作“泪洒”的那一天。

那是个绵绵雨日，她在咖啡店里独坐，只是呆呆的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突然间，有个人湿答答的跑进来，没命的在脚垫处践踏。其实不过是绵绵小雨，怎么会搞得如此狼狈？楚茜茜心想着。

而那个人却像是知道楚茜茜的想法似的，抬头对着她笑着说：

“我被路过的汽车给溅到地面的水。”

当时咖啡店里不只有楚茜茜这个客人，但他却只解释给她听。

楚茜茜也不知为什么，恍如初醒拿起稿纸，将一个伴随她多年的“梦”写下来。那个梦自楚茜茜的记忆起就开始了。





起初，她总是梦见有个男人抱着她不断的哭泣；待她年幼稍长时，梦中的男人便不断的对她说着绵绵相思的情话；成年以后，梦境的男人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妇人和另一个男人。

从年幼无知到成人懂事，梦里片片段段重复的一些影像便成为她创作灵感的泉源。

而拜那名被溅湿的男子所赐，楚茜茜将梦境的断简残编加以编辑书写，完成了：

“泪洒”。

当回忆拉回现实的那一刹那，她开始厌烦自己的焦虑和寻觅解答的精力，她必须让脑子休息，念头才闪，随及将书往上一甩。

书散开的嘶沙声音回荡在四周，楚茜茜正期待它“砰”地掉往地面的声响时，却久久的等不到，因为有人已接起那本书，无声无息的站在她面前。

“你是谁？”

“你不必知道。”

“哦？”

楚茜茜刚起的戒心像加了高压电似的，因为那人影不是别人，正是徐林。

徐林先是瞥了那本书一眼，接着轻挑的望着楚茜茜：

“三月八日不必考虑别人，直接让石世雄演，否则……”

“否则怎么样？”

楚茜茜打断徐林的话，不用猜也知道他一定是石世雄派





来的人，怪不得老叫她小心门户，“否则要杀人灭口？或者像你现在一样，突然出现吓人；自闯民宅，照例我可以报警的……”

楚茜茜话还没说完便被徐林一把推倒，然后从口袋里亮出一把闪闪发光的匕首，放在她的脸上，威迫道：

“不答应就划破你的脸！”

划呀！”

面对着那把利器，楚茜茜竟出乎徐林意料之外的轻松，难道她真的不怕划花了脸？

楚茜茜见他眼中散出疑虑，心里不住暗笑计划成功，她很快的又摆出几个妩媚的姿势，宽大的T恤也露出光洁的左肩，一对媚眼紧迫盯人的挑逗着徐林：

不敢划是吗？不然强奸我好吧！然后杀人灭口？不行不行，这样会留下证据的，杀手最怕曝光的，这样好了，不如强奸完再拍裸照威胁我，不然就公诸于世，或者，你有更高的招数？不妨说出来大家参考，也许可做为我下部小说的题材呢！”

楚茜茜撒娇暧昧的逼迫，让徐林闪烁的眼神更为不定，这对于他的确是大大的失策。

楚茜茜大方的说着，一副慷慨就范的样子让徐林收回匕首，一向自信的脸也显现出许多疑惑，他心想，楚茜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子，以她的外型看来应该不会超过二十五岁，但沉着应对的态度，让徐林不得不怀疑她是否接受过什么专门的防身训练，否则怎么会不怕她呢？





楚茜茜在徐林打量她的同时坐立了起来，她明白石世雄不过是想找个人对付自己，逼她答应让他演钟玉郎而已？杀她？不可能。

“回去告诉你老板吧，我是肯定不会让他演的，有什么好一点的绝招，尽管放马过来。”楚茜茜站了起来，夺过徐林手上的书，也迳自走向客厅，而徐林被她拿走书的那一刻，心里竟泛起波涛，第一次被女人弄得心慌意乱。

就像一阵风似的，楚茜茜根本不知他是何时离去的，但她明白，石世雄是玩真的了！

“陈端在吗？”

楚茜茜懒得下车就直接探问警卫，也许是熟人，警卫早习惯她的慵懒，只见他勤快的按下电动铁门，然后向楚茜茜递上一个最亲切的笑容。

楚茜茜还没有来得及笑，车子便已驶进硕大的庭园内。

“你来了！”

楚茜茜都还没下车呢！芳楠已然开门而出。

“怎么？这般神通广大，知道我来了。”楚茜茜取下太阳眼镜，懒散得有气无力。

“你不知道我的威力远播四方，虽然坐镇家中，却料事如神。进来吧！曾路早等着你呢！”

“哦！怪不得威力远播四方。”

楚茜茜学着芳楠说话的语气，若得她笑个不停。

“阿姨。”

楚茜茜才一进门，芳楠的儿子就抱得贴紧，若得她高兴





的哈哈大笑：

“均均又长高了呀！怎么今天没上课呢？”

“今天考试！”

“原来是这样，考得好不好呢？”

“嗯，一定考一百分。”

“真的吗？那……你如果考一百分，阿姨请你吃大餐。”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均均撒娇的倚在她身边，芳楠见状，故作吃醋的嚷嚷：

“他呀！只要是你名义上的饭他都吃，其他……比如是我做的饭，他就没心思吃，天天问我阿姨现在在哪里啦？真是小鬼头。茜茜啊！小心我儿子爱上你哟！粘我都没那么紧。”

芳楠端了杯咖啡递给她，说得楚茜茜乐坏了，连个咖啡都笑歪了杯：

“真的吗？别说阿姨不给你机会喔！十年，再等你十年好了，那时你二十四岁，阿姨三十四岁，这样刚好登对！”

“你说的喔，到时不能反悔喔！”

“反悔？我还怕你不肯呢？你到时可不能嫌我是老女人喔！”

“不会！我绝对不会。”

均均用那双明亮而认真的眼神望着楚茜茜，这举动可把芳楠给逗笑了，似乎在笑儿子稚傻的深情，然后嘲笑着楚茜茜：





“别玩弄他纯真的感情了，谁不知道你楚茜茜身边的蝶燕群飞呀！排队都轮不到他。”

楚茜茜嘟了张嘴，似乎在抗议芳楠的毁谤，而芳楠也嬉笑她的没正经。

陈端在一旁早忍不住她们旁若无事一般：“均均，先上楼去做自己的事，爸妈有事要和阿姨说。”

“可是……”

“去呀！”

均均有些不甘，但毕竟父命难违，只好认命。

陈端见均均上楼后，便关切的问：

“徐林大概去找过你了吧？以王言美的个性，速战速决似乎也不足为奇。”

楚茜茜喝了口咖啡，心不在焉的慢慢点头，然后好奇的问：“他就是徐林呀！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今日一见，果然……不错。”

“茜茜你……”

“我？我怎样？我大老远来不是给你教训的，临试演员的行程都安排好了吗？”

“当然。你的命令谁敢不办好！一切都办妥了，不过你那天得准时点，所有的大牌都来了，你若迟到，准被人炮轰的。”

“大牌？什么大牌？”

“噢……像陈澍仁、贺立铭、郭伟……”

楚茜茜听着她所说的一串名字，竟然没有他？





“等等，有没有一个叫徐雁南的？”

“徐雁南？”

陈端相当努力的回忆着，但愈想眉头愈紧皱：“徐……我没印象！”

楚茜茜若有所失，芳楠见状，便很好奇地问道：

“徐是谁？”

“他呀！说来话长。记不记得去年我去台中度假？”

“芳楠很快的点头，似乎央求她迅速的回答。”

“那次去度假时刚好有个空档时间，于是我东逛西逛，结果看到有个剧团在演出，也是一时兴起才跟着进去看，本来不打算进去浪费时间的，但后来想想也没啥事，所以便也抱着委屈自己的心态去观看，心想如果太差了，那就出去，反正也没损失。”

楚茜茜口干舌燥的喝了口咖啡；

“在进去看了之后，真的觉得很无聊，可是我还是看完了。”

“很无聊又看完！为什么？”

陈端问道，语中的急迫和听一部小说同样感兴趣。

“因为我要走时，看到一块在舞台上的石头。”

“石头？”

芳楠猜着石头一定是关键所在。

“对，就是那块石头，他们居然把人当成道具。我那时楞了一下，我看过不少剧团的演出，就是没见过有人这么演法，而原来主角就是一块石头，而且是真人去演，直到剧末我才





知道剧名叫‘石精’。”

“而那个石头就是徐雁南？”

“对。”

芳楠终于知道为何楚茜茜那样明确的拒绝石世雄的参与，原来她发现一块璞玉。

“不过后来我并没有报上自己的名字，只是给了他一张陈端办公室的电话和叫他三月八日来试镜。”

“结果……”

“结果很好笑，他说有空会来看看。”

“陈端失望似的叹了口气，原来不过是个没名气的傲气小子：“信不信，他一定不会来，你实在应该告诉他你是楚茜茜。”

“不一定，不过，茜茜，我相信你的眼光，钟玉郎是你一手创造的人物，你的眼光是准确的。”

楚茜茜一听又不禁得意的笑了起来，芳楠不愧是她的挚友，连她心里在想什么她都一清二楚。

“不错，钟玉郎是我一手创造的人物，除了我之外，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他？”

“这么说，石世雄真的没有任何争取的余地了。”陈端心虚的说道。

楚茜茜和芳楠两人相视而笑，因为她们知道陈端一定为了没用石世雄的事而耿耿于怀，但又敢怒不敢言，面对这两个女人，他也只有干瞪眼的份了！

“嘿，梅雪吗？我是雁南！”





“怎么？又没钱了。”



梅雪正在浴室淋浴，冲水的声音使电话传达的效果奇差无比。

“救个急吧！改天还你。”

梅雪放下电话，拿了条浴布擦拭身子，然后才又拿起听筒：“来拿吧！我待会儿要出去。”

梅雪挂掉电话走出浴室，在家里她总是一丝不挂的。正当她要吹干头发之际，徐雁南已经来了，而她也随便披了件衣服去应门：

“进去吧！”

徐雁南不客气的进屋来，梅雪白了他一眼，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叠钞票给他。

徐雁南接过头点了起来，脸上的笑让人察觉到他的满意，他将钞票放在牛仔裤的口袋，然后往梅雪身后一揽。“谢了。”

在亲吻她湿漉漉的秀发后转身要走时，梅雪却刺耳的道出一语：

“就这么点利息啊？”

徐雁南一手握门柄，呆立的站在那半掩的大门前。

梅雪从镜中望见他的伫立，自己便主动的甩掉那件披着衣服，然后转身走向他。当梅雪走近徐雁南的同时，凝静





的空间让人屏住气息，而她伫立在他身后，一把抱住她的同时，他仍原封不动的站着，梅雪将他的手扯离门柄抚着自己，然后用脚将门给踢关了起来。

“雁南，热情点。”

梅雪主动的想脱去他的衣服，谁知徐雁南却突然推开她，梅雪像被浇了盆冷水似的脸色发青：“怎么？这么快就嫌弃我了？”

徐雁南冷淡的看着她姣好的身躯和明亮的五官：

“钱……我会尽快还你。”擦过她的身旁，他不恋眷的离开。

而就在那一穿而过的刹那，梅雪聚集已久的泪水夺眶而出，但她却不敢哭出声音，因为压抑，也因为伤悲。

“雁南……”

他们相交十五年，却在徐雁南执着于穷困的戏剧生涯时，她背叛了他，跟了个有钱的老头；他没有埋怨过她一字一句，甚至没有和她断绝分裂，可是内心的创伤甚于所有的悲伤与无奈，而徐雁南也清楚的明白，他和梅雪算是情缘已断……



“再过十分钟，我们就开始甄选的工作，在座的参选者都是演艺圈中的翘楚，而我深信各位也都明白来此的目的，‘泪洒’的剧情也一定是要倒背如流的；今天我们难得请到国宝





级演员，也是本片的女主角，谢莹莹小姐到场帮忙评审，另外，就是制作人陈端以及本片的导演戚世犹，还有，就是我楚茜茜，麻烦各位评审站起来让参选者看看，以免将来有任何不满时，无门路可找。”

楚茜茜才说完，下面便一阵爆笑，而评审们也起身鞠躬挥手，此时灯光打在他们脸上，仿佛他们是主角似的耀眼。

“今天要表演的这一段是钟玉郎一个人在浴室默默思念乔敏，希望各位自由的发挥，时间是七分钟，谢谢，现在就把麦克风交给美丽的名节目主持人翁美莉，美莉。”楚茜茜说完后便离开台上。

接手的翁美莉是有名的利嘴，她一上台就用着惯用的锐利眼光看着台下的人：“各位，我是翁美莉，再过几十天就是愚人节了，如果参选者没人选，我们都会提前在那个日子前几天公布，这样落选者只要想到是愚人节被愚弄一下，也许心情会好过些。”

台下哄然大笑，“王仁。”

这时，台下已经走出一个高挑的潇洒男子，看来是个新手，但自信的眼神让人觉得他很有把握似的。

戚世犹颇具同感的笑着摇摇头。

“茜茜有没有意见？”陈端笑问着。

“还有七十五位呢！你们最好认真的打分数，搞不好后面的更差、更好笑。”

“说的也是。”

楚茜茜和他们一起评论各路表演，心里的冲击算是最强





烈。

有些人演技不错，但却缺少了精髓，也有人很像书中的钟玉郎，但却少了份感觉！”

三十五号……四十二号……。四十五号。”

翁美莉亢亮的喊着四十五号，楚茜茜正和陈端讨论四十四号的仪表分数，所以没有特别注意徐雁南的出现。”

“是他！”

徐雁南？”陈端问道。

楚茜茜点点头，自己果然没看错人，他一上场便引起大家的注意，只见他安静的坐着，和一般人上台还得向评审道好或没站好就哭得唏哩哗啦的模式截然不同，而他的确也做到了吸引评审眼光的目的。

徐雁南坐在道具的椅子上低着头，但所有人都愕然的注意到他双臂微微的轻颤，而这些早是楚茜茜意料中事。

沉寂了五分钟后，他慢慢的将头仰起，令人惊讶的是脸部表情早已烦闷得让人感到他的悲愁，在表演时间仅短短的七分钟内，浪费了五分钟沉静，一般人似乎不会这么大胆。

突然间，他站了起来并紧握着椅背，感觉他似乎想抛高椅子，但出乎意料，他只是倚在椅背哽咽着，且抽搐抖动，咽泣的声音让人隐约听到敏儿的叫声，当大家仍沉醉时，他站了起来，恢复平常的面貌离开台上，这时铃声响了，刚好七分钟。

台下热烈的讨论着他精湛的演出，连陈端也赞不绝口，楚茜茜则满意的点点头，但仍感一丝抱憾，就是他对自己怎

